

## 离离的诗

### 走失的人

用小楷写完信笺,叠好  
装在信封里

五颜六色的眼睛里  
没有人等我寄去这封信

春风吹散了一群人  
河边的上空飞着很多风筝

没有人等我  
一起过桥去河的那一边

### 称谓

不想用更多的称谓缚住我  
不想,当她们像齿轮  
紧紧扣住我的身体和自由  
就像我的体内  
出现很多条路

从这里走过去,我是女儿  
从那条路走过去,我是母亲  
再多出一条,  
我的身体就会被打通  
彻夜轰鸣

### 元通桥上

那天在人群中  
和你一起看过桥下的流水  
不知那些水都流去了哪里

那些人曾经在桥头的光影里  
流水一样去往哪里

那些人也走远了

而我在煮茶,一遍又一遍看  
茶叶浮沉

### 之后

我喜欢那些山坡,  
离开后就见不到了  
山坡上有好多小花,  
没有名字也要开  
没有花香也在开  
我喜欢那样的花,  
离开后就看不到了

我喜欢那时候的自己,年轻,  
单纯  
离开后我一直在找  
那样的小花一样的自己  
单纯得还相信爱情

### 等一场雪

中年了,  
我还是喜欢雪落在额头  
落在肩膀和手心

踩过

不要那么快就落在地上  
被我错过  
或者用一双旧了的鞋子

我还喜欢  
雪在别处落一点  
树梢或者某一个清晨  
你经过时,它们才纷纷落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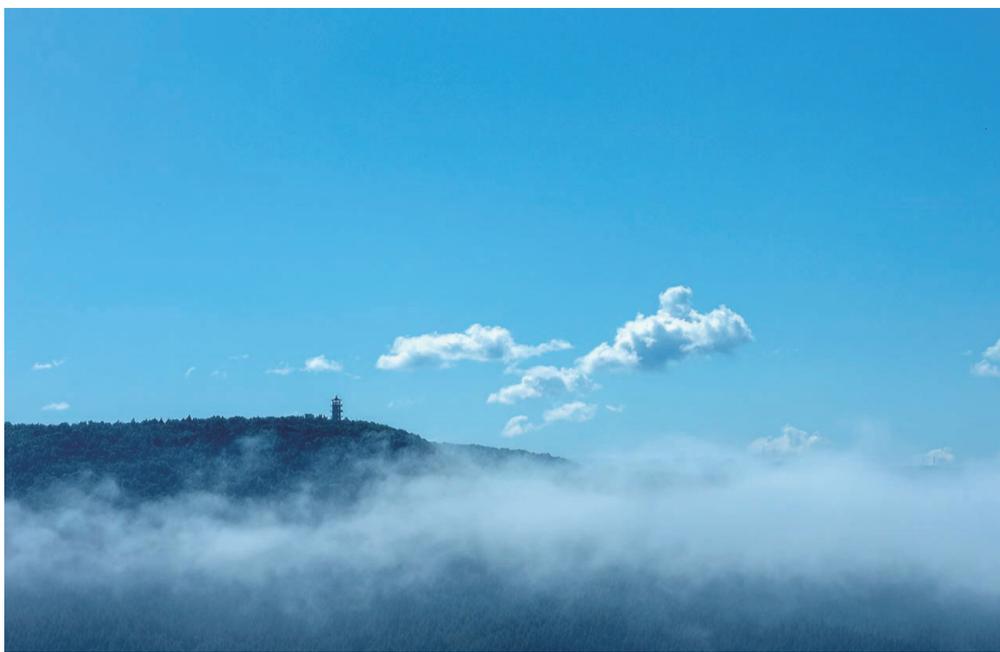
### 多余的花枝

把长得不好看的剪去  
把变黄的叶子剪去  
把旧根剪去  
把败了的花朵摘下来

没照在  
绿植上。多么残忍的事啊  
如果阳光照到  
一些明亮的花枝  
我一定舍不得

做这些事的一个早晨,阳光还

**作者简介:**离离,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参加诗刊社第29届青春诗会、两次入选“甘肃诗歌八骏”。获2013年《诗刊》年度青年诗歌奖、2014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、《飞天》十年文学奖、第二届李杜诗歌奖新锐奖等。出版诗集四部。



## 秋雾

黑龙江·孙世华摄

### 钟表匠

安徽·陈巨飞

你有多久没有练习倒立了——  
深夜,摩托车的声音旋转。  
你体内的小齿轮,  
发出细微的声音。  
你的仓库里有一架水车,

你的山谷里,哪怕是月夜,  
野百合也没有酣睡:花朵边,  
露珠在怀孕,正午的阳光等待着她。  
你推的巨石圆润,适合滚动。  
你乘坐的风车上,

有一首适合单曲循环的歌谣。  
钟表匠,没有自己的时间。  
磨坊里热气腾腾,时间磨碎了,  
分针急着赶夜路。  
你藏在表壳里,像少年在逃避爱情。

### 老城

辽宁·大可

我总是喜欢走在这老城的街路上  
阳光一天天抹白了楼墙  
自己也变得老旧,慵懒了许多  
汽车的轰鸣,新划的线条  
让一条老路,扛着生活不知疲倦地跑着

也有一排排没有跑动的车  
安静地躺在路边油炸的香气里  
鸟鸣永远都在,  
不管树上的叶子还在不在  
就好比我总是走在老路上

不管脚上穿的是不是新鞋  
城市越长越大  
老城越缩越小,多像我  
总是喜欢缩在老城这只迟钝的老茧里  
浑身沾满市井气

### 沁园春·延安

安徽·袁孝友

延河岸边,宝塔山下,圣地延安。处黄河西岸,长安北望,三秦锁钥,五路咽喉。历史悠长,人文荟萃,毓秀钟灵耀祖先。朱毛到,看龙腾虎跃,世纪鸿篇。

峥嵘一十三年,天地换,信天游震天。赞八年抗战,动员民众,三年解放,换了人间。著作辉煌,创新思想,中国航船方向盘。窑洞对,保江山稳定,华夏千年。

### 拉链

湖南·熊燕

同事小高是大家公认的傻丈夫,对妻子贴心浪漫,慷慨大方,几乎是有求必应。对自己却是吝啬小气到极点,连一个拉链总是卡的钱包都是多年舍不得换。每次和他一起出外吃饭他都因拉链被卡,无法掏钱埋单。

只好在别人埋单时讪讪地说:“下次我买埋单,你一定不要和我抢。”周末,几个朋友聚会,聊天聊到小高时,大家半是同情,半是“叹其不争”地说:“一年赚那么多钱,全给老婆花了,自己连个钱包都舍不得买个好的,想想都觉得小高这辈子不值。”大家说得正起劲,小李新婚的妻

子突然轻笑一声,冒出一句:“别人笑我太疯癫,我笑世人看不穿。人家这哪是傻?人家这是大智若愚。你们仔细想想,这些年,是不是因为钱包拉链被卡的原因,小高一次都没埋过单?”大家面面相觑,仔细一想,好像真是这么回事,空气一下子沉寂下来……



## 豌豆青青

安徽·刘宏江

“黑老鸹,胖墩墩,俺上姥家住一春。姥姥见了怪喜欢,舅母见了瞅两眼。舅母舅母你莫瞅,豌豆开花俺就走……”这是孩提时代的我们,常挂在嘴边的一则童谣。

这乡土气息浓郁的民间歌谣,通过一个童言无忌的孩子之口说出来,既生动形象,又诙谐有趣。是啊,豌豆开花了,预示这漫长的春天就要过去,地里的夏粮快要成熟了,很快,就不再为吃饱肚子犯愁啦!

在我眼里,豌豆是着有极高品性的作物,曾是民间救荒的粮食。小时候,乡下几乎年年闹春荒。农历三四月,正是青黄不接最难捱的时候,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而豌豆,因其成熟早,赶在其它作物前面,农家生活便有了一定的接济。

虽然算不上正经主粮,而且是豆类中的小众,但豌豆适应性强,耐霜冻,耐贫瘠,对土壤的要求并不高,所以,年年种豌豆,年年都有不错的收成。

豌豆,是我特别钟爱的粮食,也是与孩子们较为亲近的一类植物。《本草纲目》云:“其苗柔弱宛宛,故得豌豆名。”记忆里,在老家,豌豆差不多都是套种在麦地里的。寒露时节,豌豆和小麦种子一道播撒下去。日暖烘晴的春天,地里的越冬作物开始旺长。尤其豌豆,简直都要长疯了,一个劲地顺着青郁郁的麦秆攀援而上。豌豆,绿如翡翠的豆叶,纤细弱弱的藤蔓,蜷曲娇柔的长须,让人忍不住地喜欢。特别是那星星点点的豌豆花,粉白、浅红、淡紫的颜色,宛若一只只色彩斑斓的花蝴蝶,展翅欲飞,可爱至极。

豌豆,是孩子们的爱物。春野漠漠,日影长长。孩子们常被大人打发到地里去,放牛,

放鹅,打猪草,挖野菜。地里的麦子正在拔节、孕穗,豌豆荚散发出诱人的清香。我们这些不安分的家伙,常乘人不备,偷偷摸摸地钻进生产队那齐腰深的麦地里。扯开豆秧,捋一把饱鼓鼓的嫩荚,剥开嫩生生的豆粒,直接往嘴里塞,吃得津津有味,吃得满嘴绿汁。清香鲜甜的嫩豌豆,不仅能充饥止渴,也让我感受到身在乡间田野的乐趣。青豌豆荚摘回家去,无论煮食或炒食,也是非常不错的美味。

过些时日,地里的豌豆渐渐老熟,失了水分。豆子的皮色,也由青变黄,就不可以直接生食了。而这时节,收获的老豌豆,正好拿来搅稀饭。稀得能照出影子的饭碗里,除了少量的米粒,大半是豌豆。

圆溜溜、亮晶晶的豌豆,最适合做豌豆凉粉。记得小时候,盛夏高温季,我最爱的就是一碗凉粉条。晶莹洁白、爽滑够味、消暑解热的豌豆凉粉,成了夏日餐桌上的宠儿。

“腊八节,炒豆虫。”是我家乡一个很古老的习俗,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。腊八节的晚上,母亲从瓮里舀一瓢豌豆,哗啦一声倒进柴锅,炒得欢蹦乱跳,炒得噼啪作响。至于为什么叫作“炒豆虫”,母亲说,那是巴望来年有个好收成——把豆子放进热锅里炒得焦黄,也把钻进豆里的虫卵炒死,表示对害虫的憎恨,往后,虫子就再不敢闹腾地里庄稼了。反正,每次炒豆虫,都能治一治我肚里的馋虫。一把炒豌豆,揣进兜里,就是孩子们最好的小零食,嚼得嘎嘣脆,吃得满嘴香。成年以后,我偶尔也光顾一回炒货店,除了坚果,顺便买一小袋炒豌豆,过过瘾,找回那童年的味道。

“豌豆开花俺就走……”童年的歌谣,已随岁月远去。豌豆的好处,我却一直不能释怀!